



卷五十六

寅戊

書名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
 卷 卷五十六
 內容分類 史 編年 通紀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編號 B1333100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凡百四十八年
 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秦簡公十二年 晉烈公止
 十七年 齊康公貸二年 楚

聲王五年 燕閔公二十一年 魏文侯斯二十二年
 趙烈王 籍六年 韓景侯虔六年 皆始為侯 統舊國五

新大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33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历史研究所藏学化文方夷

No.

534

五

三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東洋圖書印





100
100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六

起丁亥 凡十年

天咸二年。乾貞元年。春正月。唐

主更名亶。初唐主詔朕二名不連。唐以馮道崔協

同平章事。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官禁謂其諱錄故事

鄭珏又薦崔協而任國欲用李琪。珏素惡琪故循力阻

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瑞童

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它日議於唐主前。曰重

誨未悉朝中人物。為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既

以不專丞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乎。唐主曰。宰相



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循不揖，拂衣去。因稱疾不朝者數日。重誨謂國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國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取蛤蜊之轉。唐初也，循與重誨日短琪而譽協，竟以道協同平章事。」

今長吏每旬慮囚。○唐孟知祥殺李嚴。知祥遣厚一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揖下斬之。」因誣奏嚴詐宣口敕云：「代臣赴闕，巨無已誅。」

唐主以其子從厚為河南尹，判六軍諸衛。唐主從厚從榮之弟也。二月，唐以石敬瑭為六軍諸衛副使。○唐郭從謙伏誅，夷其族。唐以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胡氏曰：「後唐之亡者三：劉后及宦官。明宗既誅之矣，獨伶人景進之徒不聞被刑。從謙又負叛弒之罪，乃不及時致討，至于十月之久，誘以寵命，然後族之，得非畏其衆乎？夫乘初至之威，治叛弒之賊，其勢甚易，速則人心悅而大義立，緩則觀望怠而綱紐縱。此撫事者所以貴於及時也。」

高季興襲取夔州。唐遣兵討之。初，高季興請夔忠萬州為屬郡。唐主許之，又請自除刺史，不許。季興輒遣兵突入夔州，據之。又襲涪州，不克。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而掠之。朝廷詰之，對曰：「欲知覆溺之故，宜自按問水神。」帝怒，削奪季興官爵，以劉訓為南面招討使。將步騎討之。董璋克東南，南面招討使。將獨兵下峽，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三月，唐初置監

牧。○唐鄴都軍亂，討平之。初，莊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其亡也。

皇甫暉破敗之亂亦由之。趙在禮之徒滑州不之官。亦實為其下所制。在禮自謀脫禍。陰求移鎮。帝乃為之。除皇甫暉陳州。趙進貝州。刺史徒在禮為橫海節度使。以皇子從蔡鎮鄆都。命范延光將兵送之。且制置鄆都軍事。乃出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使軍校龍經部之。成盧臺軍。不給鎧仗。但繫機於長竿。以別隊。伍由是皆僥倖。首而去。中途聞孟知祥殺李嚴。軍中籍籍。已有說言。既至。會朝廷擢烏震為副。招討使。代房知溫。知溫怒震誘龍經所部兵殺之。其眾謀於營外。馬軍指揮便安審通脫身濟河。按甲不動。知溫恐事不濟。亦走度河。與審通合謀擊亂兵。亂兵遂南。列炬宵行。疲於荒澤。詔朝野兵四合擊之。亂兵殆盡。得免者什無一二。四月。赦盧臺亂兵在營家屬。並全門處斬。鄆都圍九指揮之門。雖三千五百家。凡萬餘人。悉斬之。永濟渠為之變。赤朝廷。知溫首亂。欲反。及詔加侍中。夏四月。唐以趙季良為西川副。

使

季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之。朝廷

五月。唐以

王延鈞為威武節度使。○唐兵討荆南不克。引

還

江陵早濕。復值久雨。糧道不繼。將士疾疫。唐主遣孔

夏衣萬襲。楚王殷。數馬玉帶。督饋糧於

荆南自附於

吳。吳人不受。

楚王殷遣使入貢。唐主賜之駿馬十。美

吳徐溫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洛陽去江陵不

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其難。去臣

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非也。一

能事而兩虞。半義而半利。蓋見可欲。不

唐任國。罷任剛

急勇於敢為。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於戶部。安重誨請從內出。與園爭於唐主前。聲色俱厲。唐主退朝。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唐主不悅。卒從重誨議。園因求罷居臨州。

唐以馬殷為楚國王。殷始建國。立宮殿。置百官。以姚彥章。許德勳為丞相。唐

蜀兵敗荆南軍。取夔忠萬州。○秋七月。唐殺豆

盧革。韋說。坐前以三州與高季興也。唐流段凝。溫韜於邊郡。

○八月朔。日食。○契丹與唐修好。○冬十月。唐

主如汴州。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唐主遣兵討

之。遂遣使殺任圜。守殷自殺。唐主如汴州。至蔡陽。民間訛言帝欲制置



東方諸侯。宣武節度使朱守殷疑懼。判官孫晟勸守殷

反。守殷遂棄城拒守。唐主遣范廷光往諭之。廷光曰。不

早擊之。則汴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從之。廷光募發

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與汴人戰。御營使石徽瑒

將親軍倍道繼之。或謂安重誨曰。失職在外之人。乘賊

未破。或能為患。不如除之。重誨奏遣使賜任圜死。趙鳳

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

國。使至。國聚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唐主至大梁。守

殷自殺。乘城者望見乘輿。相帥開門降。孫晟奔吳。徐知誥客之。唐免三司適負二百萬緡。胡氏曰。明宗不事華侈。故除省耗。絕進奉。今又幾何矣。吳丞相徐溫卒。初。溫子行軍司馬知詢以其兄政。溫曰。汝不如也。嚴可求及副使徐玘。屢勸溫。溫以知誥孝謹。不忍可求等言之不已。溫欲帥諸藩領入朝。勸

吳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未果。溫卒。知詢亟歸金陵。吳王贈溫齊王。蓋曰忠

武。唐以石敬瑭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十一

月。吳王楊溥稱帝。○十二月。孟知祥修成都城。

○唐以周玄豹為光祿卿致仕。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唐主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唐主立

親廟於應州舊宅。中書舍人馬縞。請用漢光武故事。別立親廟。中書門下奏。請稱皇帝。不稱帝。唐主欲兼稱之。羣臣乃引德明。元興。聖皇帝例。請立廟京師。唐主命立於應州舊宅。自高祖以下。皆建

有年。是歲。蔚代。緣邊粟斗不過十錢。

元年。○天。成。三年。○漢。大有。春。二月。朔。日食。○吳遣

使如唐。不受。吳使者至。安重誨以為楊溥敢與朝廷抗禮。遣使窺覘。拒而不受。自是遂與吳絕。

三月。唐以孔循為東都留守。主建立同平章

事。樞密使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唐主欲為皇子娶重誨女。循謂曰。公職居近密。不宜獲與皇子為婚。重誨辭之。久之。循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唐主許之。重誨大怒。出循。東都重誨性彊。復惡成德節度使王

建立。奏其有異志。建立入朝。因言重誨與宣徽使張延

朗結昏。相表裏。弄威福。唐主怒。謂重誨曰。今與卿一鎮

以王建立代卿。延朗亦除外官。宣徽使朱弘昭曰。陛下

平日待重誨如左右手。奈何以小忿棄之。帝尋召重誨

下

下

下

下

慰撫之。會鄭珣請致仕。以建
立為僕射平章事。判三司。**楚人擊荆南敗之**。王

殷遣六軍使袁誼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
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希瞻夜匿戰艦數十於港中。詰

旦合戰。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進逼江陵。季興請和。
乃還。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

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為吾扞蔽。殷悅。環每戰必先
士卒。與眾同甘苦。嘗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

前。自傳給之。士卒隸環麾下者相
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楚人擊漢封州大**

敗。楚以水軍擊漢。圍封州。漢主命銜使蘇章救之。至黃
江。沈鐵鉅於兩岸。作巨輪挽鉅。築長堤以隱之。伏壯

士於堤中。自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
輪牽鉅。楚艦不能進退。以彊弩夾水射之。楚兵大敗。楚

去夏四月。唐以從榮為北都留守。
留守。馮贛為副

留守。楊思權為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唐主謂重誨曰。
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命勿接儒生。恐弱人志氣者。朕

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
姦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已。**吳攻楚**

岳州大敗。吳雄武軍使苗璘統軍王彥章將水軍攻
楚岳州。楚王殷遣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

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
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運明

吳人進軍江口。德勳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
軍後。德勳以大军當其前。夾擊之。虜璘及彥章以歸。唐

王都反。奚契丹助之。唐遣招討使王晏球等將

兵討破之。義武節度使王都在鎮十餘年。自除刺史。
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

裁之。唐主亦以都篡父位。惡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
屯兵於幽易間。都陰為之備。漫成猪阻。腹心和。驛

六

都為自全之計。都乃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削奪官爵。以晏球為招討使。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晏球攻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莫首禿飯。五月禿飯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禿飯攻之。晏球與戰。破之。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以為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契丹亦發兵救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趙州刺史朱建豐。晏球至曲陽。王都悉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戰。晏球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乃諸君報國之時。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擣揮劍。直衝其隙。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都與禿飯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遣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晏球知定州有備。未易急攻。朱弘昭。張虔釗。宣言大將畏怯。有詔促命。吳遣使。晏球不得已攻之。殺傷將士三千人。吳遣使。

如楚

吳求和於楚。請苗璘。王彥章。楚王殷歸之。許德勳。謂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

無別。請子驕奢。故德勳語及之。胡氏曰。異哉。德勳之為人。苟忠於楚。則不當為他人畫計。苟不願為之臣。則當去相位而不居。今無忠規力諫。而以禍亂之萌。泄諸敵國。則不知其心之所止矣。秋七月。唐收麴稅。東都民有犯私麴者。留守孔循族之。

或請聽民造麴。而於契丹救定州。王晏球擊走之。秋稅畝收五錢。從之。

擒其將楊隱

契丹復遣其酋長楊隱。救定州。晏球逆戰。破之。追至易州。俘斬溺死者不可勝數。

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邀擊之。擒楊隱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村人以白梃擊之。其得脫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德鈞獻俘。諸將皆請誅之。唐主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

舒邊患乃赦楊隱等五十人餘六百人悉斬之八月唐以王延鈞為閩王
延鈞度僧二萬人契丹遣使如唐○九月唐溫韜
由是閩中多僧

反覆殺所在賜死
冬十一月唐立哀

帝廟於曹州○十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卒

吳立其子
從壽代之

元年○是歲四國三和
春二月唐王晏球克定州

王都伏誅獲禿餒送大梁斬之
定州守備固伺察

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唐主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
與使者聯騎巡城謂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



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從多殺精兵無損於賊不若食
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唐主從之王都
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
官軍都舉族自焚擒禿餒送大梁斬之晏球在定州城
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三月入
朝唐主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饋運而已胡氏曰王晏球
非知兵術者然取定州之功不特於五代時為冠蓋深
合古人用兵之意夫以周公討三監宜若振槁然三年
始得其罪人恐以速故傷百姓也罪人得則已矣後世
為一夫背叛至於殺人盈野或舉城而屠之或連數十
萬人而阮之不仁孰甚焉晏球生於衰亂之時乃能不
急近功不廢士卒力戰以絕契丹之振堅圍以蹙王都
之勢不及一年都族自焚而定三月唐主殺其子從
刑下矣可不謂之善用兵乎

璨從璨性剛安重誨用事從璨不為之屈帝哀巡從璨
與客宴於會節園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請誅之

楚王殷以其子希聲知政事。總諸軍。

自是國政先歷希聲

乃達。夏四月。唐禁鐵錫錢。

時湖南全用錫錢。入中國。法不

能禁。唐置緣邊市馬場。

先是。唐項皆謂關。以貢馬。為名。國家約其直。關之加。

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至是始於緣邊置場市馬。不令詣關。

唐以從禁為河南

尹從厚為北都留守。

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悍。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往諷導之。其

人謂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

告楊思權曰。我其廢乎。思權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馮寶。寶密奏之。唐主召

思權詰問。亦弗之罪。及寶入為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史館修撰張昭遠亦言竊

見先朝皇弟皇子皆喜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

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

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唐主賞歎其言。而不能

用。唐以趙鳳同平章事。

唐主問鳳。帝王賜人錢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

子孫長享爵祿耳。唐主曰。先朝受此賜者三人。崇節。繼麟。尋皆族滅。朕得脫如毫釐耳。因歎息久之。鳳曰。帝王

心存大信。國不五月。唐遣使如兩川。

唐主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

年。以詔諭兩川。獻錢。皆辭以軍用不足。仁矩。唐主在藩。鎮時客將也。為安重海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置

宴召之。日中不往。方辨技。酬飲。率怒。從卒徒執兵入。驛

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聞西川。新李客省。驛我

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未幾。唐復遣通事
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者。彥珣奔

還。六月。唐罷鄴都。○秋七月。唐以高從誨為荆

南節度使。高季興之叛唐也。其子從誨切諫不聽。既

計也。乃因楚王殷以謝罪於楚馬希聲。殺判官高郁

唐求復修職貢。故有是命。楚馬希聲。殺判官高郁

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為謀主。國以富彊。蘇曰。皆

疾之。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愛其譽。曰。

比聞馬氏當為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高

季興亦屢以流言間郁於殷。殷不聽。乃遣使遺希聲書。

盛稱郁功名。願為兄弟。司馬楊昭遠希聲之妻族也。謀

代郁任。日譖之於希聲。希聲屢言於殷。請誅之。殷曰。成

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為此言。希聲固請誅其兵柄。乃

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吾營西山。吾將歸老。爾

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矯以殷命殺郁。誣以

謀叛。并誅其族黨。至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霧。殷謂左右

曰。吾昔從孫儒度淮。每殺不辜。多致茲異。馬步院豈有
冤死者乎。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拊膺大慟。曰。吾老耄。政
非已出。使我勲舊橫罹冤酷。既而有年。從容語及年
數。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
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
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為
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贖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
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
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
下瘡。刻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
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唐主悅。命左右錄
其詩。常諷誦之。唐削錢鏐官爵。吳越王鏐嘗遣安重誨書

昭遇韓琦使吳越選致奏昭遇見修稱臣拜舞重奏
賜昭遇死制錫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
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之冬十月唐以康福
錫命子傳瓊等上表訟寃不省

為朔方節度使

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語唐主遜朝
多召入便殿訪以時事福以胡語對

安重誨惡之常戒之曰汝但安妻事會當斬汝福懼求
外補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為帥者多過害以福為朔
方河西節度使福見唐主泣辭唐主命更他鎮重誨不
可唐主不得已遣將軍衛審崱等將兵萬人衛送之福
行至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擊走之至青剛峽遇吐蕃
野利大蟲二族數千張福遣審崱掩擊大破之殺獲殆
盡由是威聲大振遂遷至
靈州自是朔方始受代
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
兵諸道副都統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知誥惡之內樞
密使王令謀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

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於人無能為也知詢待諸弟薄
諸弟皆怨之徐玠反持其短以附知誥知詢與客周廷
望說知詢捐賣貨結勳舊知誥從之廷望至江都因知
誥親吏周宗密輸欵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宗
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遂以
告知詢十一月知誥自是始專吳政知誥又廷望所言誥
兵還江都知誥自是始專吳政知誥又廷望所言誥
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廷望所言之吳加
知誥兼中書令知誥召知詢飲以金鐘酌酒賜之曰願
弟壽千歲知誥疑有毒引它器均之既獻曰願與兄各
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唐
徑前為談語操二酒合飲之懷鐘趨出腦漬而卒唐
以李仁矩為保寧節度使唐割閬果二州以仁矩

也重誨又使綿州刺史武慶裕將兵赴治慶裕唐主故
吏重誨之外兄也重誨使仁矩調董璋反狀仁矩增飾

廣寅

而奏之。又使夏魯奇於遂州城墮。繕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為節鎮。益知祥亦懼。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遣使請成都。請為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

唐長興元年。春二月。唐董璋築寨劍門與孟

知祥上表拒命。詔慰諭之。董璋遣兵築七寨于劍

璋修好。還言璋貪殘。好勝。終必為患。西川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知祥。有尼告二將欲害知祥。詰之無狀。斬之。屏左右。獨詣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親服。知祥與董璋同上表言兩川聞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懼。唐主以詔書慰諭之。璋遂召武慶裕囚之。聞民兵皆剪髮黥面於劍門北列烽火。知祥累表。三月。唐立淑妃曾氏為后。

唐主將立曾淑妃為后。淑妃謂王德妃曰。吾素病中煩。倦於接對。妹代我為之。德妃曰。中宮敵偶至尊。誰敢干之。乃立淑妃為后。德妃事恭謹。后亦憐之。初。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唐主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吳遣兵擊荆南。重誨切諫。引劉后為戒。妃由是怨之。吳遣兵擊荆南。

不克。唐河中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從珂討平

之初。唐主在真定。守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殿之。重誨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屢短之。唐主不聽。重誨乃矯以唐主命。諭河中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使逐之。從珂出城。闖馬彥溫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詰之。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請公入朝耳。從珂遣使以問重誨。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唐主疑之。欲誘殺彥溫。訊其事。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等將兵。

討之。令必生致彥溫。吾欲面訊之。從珂馳入自明。唐主責使歸第。絕朝請。自通拔河中。斬彥溫。唐主怒安重誨。諷馮道。趙鳳。妻從珂。失守。宜加罪。唐主曰。吾見為燕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遂不欲置之。人間何邪。且此皆非公輩意也。明日重誨自言之。唐主曰。朕昔為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贖。以至今日為天子。嘗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為便。重誨曰。惟陛下裁之。唐主曰。使開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以自通。鎮河中。自通承重誨旨。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為從珂私造。賴王德妃保護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郎中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咨琦而後行。夏六月朔日食。秋八月唐告密人邊彥溫等伏誅。捧聖軍使李行德。十侍衛都指揮使安從進。藥彥稠。曰。此姦人。欲離間陛下。勳舊耳。臣等請以宗族保之。唐主乃斬彥溫。召重誨慰撫之。君臣相泣。既而趙鳳復奏。收行德及儉。皆族誅之。

月唐告密人邊彥溫等伏誅

將張儉引告密人邊

唐以張延朗為三司使。三司使之名自此始。唐立子從榮為秦王。從厚為宋王。○唐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董璋之子光業。為官苑使。璋與書曰。朝必矣。汝見樞要為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處微。未幾朝廷又遣兵戍閬州。光業謂處微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他。處微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遂反。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舍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九月。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闕。然後併兵守。

為秦王從厚為宋王○唐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

董璋之子光業。為官苑使。璋與書曰。朝必矣。汝見樞要為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處微。未幾朝廷又遣兵戍閬州。光業謂處微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他。處微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遂反。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舍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九月。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闕。然後併兵守。

董璋之子光業。為官苑使。璋與書曰。朝必矣。汝見樞要為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處微。未幾朝廷又遣兵戍閬州。光業謂處微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他。處微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遂反。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舍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九月。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闕。然後併兵守。

董璋之子光業。為官苑使。璋與書曰。朝必矣。汝見樞要為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處微。未幾朝廷又遣兵戍閬州。光業謂處微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他。處微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遂反。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舍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九月。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闕。然後併兵守。

董璋之子光業。為官苑使。璋與書曰。朝必矣。汝見樞要為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處微。未幾朝廷又遣兵戍閬州。光業謂處微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他。處微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遂反。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舍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九月。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闕。然後併兵守。

董璋之子光業。為官苑使。璋與書曰。朝必矣。汝見樞要為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處微。未幾朝廷又遣兵戍閬州。光業謂處微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他。處微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遂反。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舍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九月。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闕。然後併兵守。

董璋之子光業。為官苑使。璋與書曰。朝必矣。汝見樞要為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處微。未幾朝廷又遣兵戍閬州。光業謂處微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他。處微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遂反。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舍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九月。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闕。然後併兵守。

劍門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引兵擊閬州知祥以指揮使李仁罕趙廷隱張業將兵攻遂州侯弘實孟思恭將兵九月唐以范延光為樞密使安重會璋攻閬州九月唐以范延光為樞密使安重專大權中外惡之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用事數短重誨於上重誨懼表解機務求一鎮以全餘生唐主不許重誨請不已唐主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留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唐主曰卿豈不可延光謝不敢當唐主遣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樞密為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乃以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如故胡氏曰重誨不得於君則當奉身而力退明宗不安其相則當聽去而保終既各有所懷而以虛文飾貌相處其能久而無變邪馮道趙鳳之言皆是也鳳為朝廷計道為重誨謀也雖然與其疆留董璋陷閬而存形迹之嫌不若優以外鎮之為全也

州唐將姚洪死之

東川兵至閬州諸將皆曰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

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璋晝夜攻之城陷殺仁矩初璋為梁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殺諸賊城陷璋讓之曰汝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為李氏奴掃馬糞得鬻多感思無窮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村國無恥吾義士豈忍為汝所為乎吾寧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鑷於前命壯士十八剖其肉自鳴之洪至死罵不絕聲唐主置洪二子於近衛厚給其家

唐詔削董璋官爵遣天雄節度使石敬瑭討

之 下制削董璋官爵與兵討之以孟知祥兼漢取交 供饋使石敬瑭為招討使夏魯奇副之

州○冬十月孟知祥兵圍遂州董璋攻利州不

克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回守遣馬軍都指揮使

還闕州知祥聞之曰此破關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

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

西敵武信今董公僻處關州遠棄劍閣非計也唐誅

董璋之子光業夷其族○董璋兵陷微合巴達

果五州○十一月孟知祥兵陷黔州○焚武穆

王馬殷卒子希聲嗣殷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及希聲

居喪無戚容葬殷之日頓食雞臄數盤其臣唐削孟

知祥官爵并討之攻劍州不克石敬瑭入散關階

州刺史馮暉與前鋒王思同趙在禮引兵出頭山後

過劍門之南還襲劍門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據而守

之弘贇等破劍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寶物

還保劍門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孟知祥懼曰董公眾

誤我遣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或之曰爾倍道兼

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為也又遣趙廷隱將萬人會屯

劍州李錫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先是兩川牙內指

揮使龐福誠謝錕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此

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問道趣

劍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下會日暮二人謀曰

眾寡不敵速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

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錕餘眾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

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知祥聞之

喜曰吾始謂弘贇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

兵直趨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延焚毀劍州。遣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董璋契丹東丹

王突欲奔唐。突欲自以失職。帥部十二月。唐石敬瑭攻劍州不克。石敬瑭至劍門。進屯劍州北山。趙廷

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於

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斬百

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肇以彊弩射之。薄暮殺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唐遣

安重誨督征蜀諸軍。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

關右之民疲於轉餉。聚為盜賊。唐主憂之。謂近臣曰。誰

也。臣請自往督戰。拜辭便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路不可勝紀。時唐主已疎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西出。乃敢累表奏請。以為蜀不可伐。唐主頗然之。唐長興二年。春正月。孟知祥兵陷遂州。唐守

將夏魯奇死之。○唐召安重誨還。二月。石敬瑭

引兵遁歸。兩川兵追之。陷利州。初。鳳翔節度使朱

連得大鎮。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妻子

羅拜。奉酒進食。禮甚謹。重誨為弘昭泣。言譏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誨既去。弘昭即奏重誨

怨望有惡言。至行營。恐奪敬瑭兵柄。又遣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浪。恐有變。宜急徵還。宜遣使孟瑛。瑒自西方還。亦

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重誨還。二月朔。石敬瑭以遂州既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匿書。謂趙季良曰。此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道。知祥問故。曰。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安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弘昭不內。重誨懼。馳騎而東。兩川兵追敬瑭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彥琦棄城走。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留後。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必為公患。因其至劍州。勞軍。請圖之。并兩川之衆。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孟知祥兵陷忠萬。

夔州○唐以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趙鳳言於唐主曰。重誨陛下家臣。終不叛主。但不能周防。為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重誨死無日矣。唐主以為朋黨。不悅。吳

以宋齊丘為右僕射致仕具徐知誥欲以宋齊丘為相。齊丘自以資望素

漢欲以退讓為高。謂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唐天寺。啓求隱居。吳王下詔徵之。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入山。數諭齊丘始還。除右僕射致仕。唐賜契丹突欲姓名李贊華。以為

懷化節度使○唐以李從珂為左衛大將軍復

錢鏐官爵唐主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以為左衛大將軍。盡復錢鏐官爵。遣使往諭。以歸。日致仕。重誨矯制也。唐以李愚同平章事

○夏四月。唐以德妃王氏為淑妃○閩奉國節

度使王延稟舉兵襲福州。敗死延稟聞閩三延鈞有疾。帥建州刺史

繼雄。前水軍襲福州。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在仁達偽降。繼雄喜。登舟慰撫。仁達斬之。延稟舉潰。遣

仁達偽降。繼雄喜。登舟慰撫。仁達斬之。延稟舉潰。遣

之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慙不能對。延唐以
鈞斬之。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慰撫吏民。

趙延壽為樞密使石敬瑭兼六軍諸衛使○唐

罷麴稅 罷畝稅麴錢。城中官造麴成舊半。唐以官
價鄉村聽百姓自造。民甚便之。

者孟漢瓊為宣徽使 漢瓊本趙王鎔女也。時范延
光趙延壽慙安重誨以剛復

得罪。每事不敢可否。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
憚之。先是宮中須索稍踰常度。重誨輒執奏。由是非分

之求殆絕。至是漢瓊直以中宮之命取府庫物。不唐殺
復關由樞密院及三司亦無文書所取不可勝紀。

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 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
致仕。閏月制以太子太

師致仕。其子崇贊崇緒逃奔河中。以李從璋為護國節
度使。遣步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崇贊等至。重

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此為人所使耳。吾以死殉國
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

慟哭。重誨問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遣藥
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

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皇城使程光鄰
素惡重誨。唐主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

之。光鄰至。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于庭下。
重誨驚降。從璋奪其首。妻張氏驚。亦下

殺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又誣其欲自擊
淮南以圖兵柄。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并二子誅之。

唐遣兩川將吏還諭本鎮 唐主遣西川進奏官蘇
本道諭以安重誨專命與兵。今已伏辜。孟知祥遣使告

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同宜
歸附。璋已族滅。尚何謝為。由是復為怨敵。

六月唐均田稅○闕作寶皇

謝為由。是復為怨敵。六月唐均田稅。闕作寶皇。

宮

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正者。徐秋。彥林與盛華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

九月唐敕解縱五坊鷹隼

更進馮道曰。陸下可謂。仁及鳥獸。唐主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進入田中。遣射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益。故不為耳。

十一月朔日食。○吳以其中書令徐知誥鎮金陵。徐景通為司徒輔政。知誥表請歸老金陵。以知誥為鎮海寧國節度使。鎮

金陵總錄朝政。以其子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王令諒宋齊丘為左右。射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景通。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徐景通。陳亮議時事。以國中屢

田器。畝收稅錢。

初聽百姓自鑄農器。并雜鐵器。孟知祥遣李肇守利州。昭武留後趙廷隱請兵於孟知祥。廷隱以項在劍州。與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知祥從之。

長興三年。春正月。唐遣兵擊李肇。項破之。○二月。唐初刻九經版。印賣之。胡氏曰。有天下國。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不知所先務。可不謂賢。雖然。命國子監以大本行。所以一文義。若辨說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頌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頌之。日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尊刊焉。

吳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十二月。唐初聽民鑄

田器。畝收稅錢。每田二畝。夏秋輸農具三錢。孟知祥遣李肇守利州。昭武留後趙廷隱請兵於孟知祥。廷隱以項在劍州。與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知祥從之。

長興三年。春正月。唐遣兵擊李肇。項破之。○二月。唐初刻九經版。印賣之。胡氏曰。有天下國。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不知所先務。可不謂賢。雖然。命國子監以大本行。所以一文義。若辨說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頌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頌之。日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尊刊焉。

二月。唐初刻九經版。印賣之。胡氏曰。有天下國。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不知所先務。可不謂賢。雖然。命國子監以大本行。所以一文義。若辨說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頌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頌之。日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尊刊焉。

二月。唐初刻九經版。印賣之。胡氏曰。有天下國。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不知所先務。可不謂賢。雖然。命國子監以大本行。所以一文義。若辨說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頌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頌之。日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尊刊焉。

二月。唐初刻九經版。印賣之。胡氏曰。有天下國。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不知所先務。可不謂賢。雖然。命國子監以大本行。所以一文義。若辨說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頌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頌之。日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尊刊焉。

二月。唐初刻九經版。印賣之。胡氏曰。有天下國。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不知所先務。可不謂賢。雖然。命國子監以大本行。所以一文義。若辨說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頌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頌之。日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尊刊焉。

二月。唐初刻九經版。印賣之。胡氏曰。有天下國。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不知所先務。可不謂賢。雖然。命國子監以大本行。所以一文義。若辨說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頌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頌之。日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尊刊焉。

何患於唐賜高從誨爵渤海王○三月吳越武

不給歲 肅王錢鏐卒子元瓘嗣 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

帥者衆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

印綸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

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

帷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

且慕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

瓘居之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鏐末年左右皆附傳

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

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瓘嘉歎

久之傳瓘更名元瓘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

荒絕者租稅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內牙指揮使劉仁

杞及仁章久用事為衆所惡一日諸將共請誅之元瓘

諭之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

而殺之可乎吾為汝王汝當稟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

以避賢路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為衢州刺史仁杞為湖

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元瓘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契丹遣使如唐 丹初契

利前刺與楊隱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唐

主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

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冀州刺史楊

檀亦曰前刺契丹之驍將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

得歸為患必深恐悔之無及既而契丹使者辭歸唐主

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

俱歸契丹以不得前刺夏四月董璋龍裝西川五月

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孟知祥擊敗之璋為其下所殺知祥遂取東川

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於兩川苟不奉表

謝罪恐復致討璋不從三月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

璋不從三月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

璋不從三月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

璋不從三月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

璋不從三月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

璋諾怒不許。吳還言於知祥曰。璋不通謀議。且有窺西
川之志。公宜備之。至是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
王。曰。璋不從。自將破白楊林鎮。聲勢甚盛。師出無名。必無
成功。璋曰。璋為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
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
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
璋素有成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以
彊衆心。趙廷隱亦以為然。乃以廷隱為都部署。將三萬
人拒之。五月朔。八辭。璋檄至。又有遺李良廷隱及李肇
書。誣之云。與已通謀。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為反
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
矣。肇因其使者擁衆為自全計。璋克漢州。知祥自將兵
八千趣漢州。廷隱陳於雞蹤橋。張公鐸陳於其後。璋退
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為
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指揮使張守進降於知

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
趙廷隱三戰不利。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衆
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璋與數騎遁去。餘
衆七千人降。知祥引兵追璋至赤水。而還。命廷隱攻梓
州。璋至梓州。王暉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引妻子登城。
呼指。璋使潘稠使討亂兵。稠斬璋首以授暉。暉舉城迎
降。廷隱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
知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李仁罕自遂州來。侵侮廷隱。
廷隱大怒。知祥犒賞將士。謂仁罕曰。一將當鎮
此。命李昊草牒。俟二將有所推而命之。昊曰。首梁粗茲
宗。皆兼領四鎮。今二將不讓。惟公自領之。為便耳。知祥
命李仁罕歸遂州。留趙廷隱東川。巡檢。遂遷成都。廷隱
亦引兵還。知祥謂李昊曰。君為我曉廷隱。今復以關州
為保。專軍益。以果蓬萊開四州。往鎮之。吾自領東川。
絕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昊深解之。乃受命。趙李良帥
將吏請知祥兼領東川。許之。又請稱王。不許。董季良起

兵也。范延先言於唐主曰：若兩川併於一賊，取之甚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唐主以為然。未幾，聞璋敗死，延先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為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留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唐主曰：知祥吾故人，為人離間至此，何留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瓌賜知祥詔，知祥拜泣受詔。上表謝罪，自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秋七月，唐武安節度使馬希聲卒。八月，弟希範嗣。唐以李從珂為鳳翔節度使。

使○唐詔孟知祥補兩川節度使以下官知祥

吳為武泰趙季良等五留後軍長以知祥為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吳曰如此則輕重之權皆在羣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吳為己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已下又表請以季良等為節度

使初安重誨欲圖兩川每除刺史皆以東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數千人皆以牙隊為名及知祥克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表請其妻子詔凡劍南節度使以下官聽知祥署說奏聞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也吳徐知誥廣金陵城○九

月唐城三河縣初契丹既疆寇抄盧龍諸州皆徧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間

濤掠取之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閭溝而戍之為良鄉縣糧道稍通於州東五十里城路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唐大理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擊却之

少卿康澄上疏論事唐主優詔荅之澄上疏曰

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蓋賊傷稼

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言為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志。優詔獎之。胡氏曰。康澄之所請。不足信。非誠不足懼也。所以明夫六可畏之必可畏也。使澄信以為不足懼。則其所謂可畏者。幸而言中耳。言雖不足信。以盡人亦可以取人。澄所言乃常理。而未嘗有總而言之如。是之明者。使明宗善聽于以卜相可也。何止優詔答之。而平。冬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王秦

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輩等於幕府。與相唱和。慶自矜伐。唐主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切笑。汝勿效也。從榮為人鷹視。輕能峻急。既參朝政。竊縱不法。安重誨死。王淑妃孟漢瓊宣傳制命。范延光。壽延壽。為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安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已右。尤忌之。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延光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會契丹欲入寇。唐主命擇河東帥。敬瑭亦願行。即命除之。既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遂召義誠詣闕。且命趣議河東帥。敬瑭欲之。而延光延壽欲用義誠。議久不決。樞密直學士李崧以為非石太尉不可。衆從崧議。遂以敬瑭鎮河東。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為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幣藏委唐蔚州叛。降契丹。蔚州刺史張彥超與石敬瑭有隙。聞敬瑭為總管。遂

唐長興四年。閩主王延鈞。龍。春正月。閩王王延鈞。元年是歲。閩主王延鈞。龍。春正月。閩王王延鈞。

稱帝更名璘

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受冊備

儀衛入府即皇帝位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

二月唐定難節度

使李仁福卒子彝超嗣○唐以孟知祥為蜀王

○三月唐以李彝超為彰武留後安從進為定

難留後彝超拒命

先是河西諸鎮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併吞河右南侵關中會仁福

卒以其子彝超為彰武留後安從進為定難留後仍命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將兵五萬以宮苑使安重益為監軍送從進赴鎮敕諭夏銀綬宥將吏彝超年少未能打禦故徙之延安從命則有富貴之福違命則有覆族之禍四月彝超上言為軍民擁唐以劉瓚為秦王傳

言事者請為親王置師傅宰相長素王從榮請令自擇秦府判官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從榮請以為傅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詔諛瓚獨從容規諷從榮不悅繫以僚屬待之瓚有難色從榮戒門者勿為通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唐立子從珂為潞王從益為

許王○閩地震

初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卑陋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

吳

徐知誥營宮城於金陵

宋齊丘勸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於金

陵秋七月唐安從進討李彝超不克引還

安從進攻

夏州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斷鑿不能入又竟項萬餘騎徇四野抄掠糧餉官軍無所芻藘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葦費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彝超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不足以克朝

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幸與表聞許其自新。詔從進引兵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之連。唐賜在京諸軍優給。唐主是得風疾。久以邀賂遺。唐以錢元瓘為吳

軍士。願有流言。於是賜在京諸軍優給。有差。賞賚無名。士卒益驕。唐以錢元瓘為吳

王。元瓘於兄弟甚厚。其兄元瑋。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

之賜也。元瑋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瑋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閩以薛文傑

為國計使。文傑性巧佞。以聚斂求媚。閩主璘親任之。曾肯分受。仍以銅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

傑利其財。將治之。光怨怒。帥其眾且萬人叛。吳唐主加尊號。賜內外將士優給。時一月之間。唐

唐主加尊號。賜內外將士優給。時一月之間。唐

以秦王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太僕少卿致仕

從榮為太子。唐主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光太原舊第耳。不得已。詔宰相樞密議之。從榮

見上言曰：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也。退見

從榮。從榮曰：執政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

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即以白上。制以從榮為天下

兵馬大元帥。位宰相上。胡氏曰：明宗初。非有黃屋之志。邈近得國。無富貴奢侈之奉。而有老成朴素之風。其德

美矣。至於始終之際。乃善德把握不肯釋手。嗚呼。此固

中君所難也。明宗雖不知書。既親儒生。喜經籍。而情然於此。豈非馮道趙鳳諸古之功。不足以答沃故邪。唐

以趙延壽為宣武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秦



且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唐主以為見已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公主復為延壽言於禁中，乃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昭乃不弘，昭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弘昭復辭，唐主叱之。弘言：「不唐遣使如吳越。」吏部侍郎張文寶，長海使。杭州船壞風飄至天長，吳主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本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既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此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達命於杭州而還。閩主璘殺其從子繼圖。薛文傑說閩主璘抑挫諸宗室，繼圖不勝忿，謀反坐誅，連坐者千餘人。冬十月，唐以范

延光為成德節度使，馮贇為樞密使。延光屢因孟漢瓊王

淑妃以求出，以為成德節度使，以馮贇代之。唐主以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為林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持兩端，冀得自全。唐主餞范延光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羣小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為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唐以李彝超為定難節度使。彝超延光言及之。

謝罪，故十一月，唐主疾病，秦王從禁作亂，伏誅。

唐主疾作，大漸。秦王從禁入問疾，唐主悅，首不能舉，從禁出，聞官中皆哭，意唐主已殂。明旦稱疾不入，從禁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朱弘昭為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二人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浮言。」從禁怒，復遣謂曰：「公輩殊不愛家，謀邪？」何敢拒我二人忠之。入告王淑妃，孟漢瓊召康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從禁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

遣馬處鈞至馬贊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公輩禍福在須臾耳。贊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贊讓義誠曰：公勿以見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乎？義誠未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不起，入殿門。弘昭贊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言從河之子也。時侍側，唐主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為人所救，為此悖逆，當呼爾父殺以兵柄耳。重言即帥控鶴兵守宮門。漢瓊召馬軍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潰去。皇城使安從益斬從榮，并其子以獻。唐主悲駭絕而復蘇。由是疾復劇，從榮一子尚幼，養官中。諸將請除之。唐主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與之。時宋王從厚為天雄節度使，遣孟漢瓊徵之。追廢從榮為庶人。執政共議從

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榮所親者高勳，勳陟王誡而已。自非與之同謀，豈得一切誅之？於是疏賤有差。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趙遠諫曰：大王勿謂父子至親，為可恃。獨不見恭世子。侯太子乎？從榮怒，出為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遠字上交，幽州人也。唐主亶殂，明宗性不猜忌，與物字上交，幽州人也。唐主亶殂，明宗性不猜忌，與物

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數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胡氏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賊蠹，若蒲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隨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閩主璘殺其樞密使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吳昺 閩主璘好鬼神，巫盛輜等皆有寵。薛文傑言於璘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贊諸鬼神不能知也。



威翰善視鬼。宜使察之。文傑惡樞密使吳易勳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它疾對也。明日使翰言於璘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易勳反以銅釘釘其腦。璘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治之。易自誣服。弄其妻子誅之。由是國人益怒。吳光請兵於吳。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攻建州。璘遣使求救於吳。蔣

十二月唐主從厚立

唐主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

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位高責重。事亦堪憂。宋弘昭以誅秦王。立唐主為已功。欲專朝政。天雄和牙宋令詢侍唐主最久。雅被親信。弘昭不欲其在唐主左右。以為磁州刺史。唐主不悅。而無知之何。孟知祥聞明宗殂。亦謂僚佐曰。宋王幼弱。閩主璘殺

其指揮使王仁達

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性慷慨。事無所避。閩主璘惡之。誣以謀叛。

族誅之

唐閔帝從厚應順元年四月以後唐主從厚清泰元年
蜀主孟知祥明德元年○是歲蜀建國凡五

春正月唐以高從誨為南平王馬希範為楚王

錢元瓘為吳越王○唐以李重吉為亳州團練

使路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名得衆心

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

忌之及明宗殂從珂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
伺得從珂陰事於是宋馮不欲重吉典禁兵出為亳州
團練使從珂女為尼洛陽亦
召入禁中從珂由是疑懼
吳人攻閩建州不克

吳將延徽敗閩兵於浦城。遂圍建州。閩主英遣兵救建州。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軍中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瑋曰：「文傑豈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傑入。士卒不進。往援。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瑋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為謀。」文傑出。繼鵬伺之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士卒鬻食之。初。文傑以古制。擊車。疎闊。更為之。形如木。置攢以鐵。銚內向。動輒觸之。既成。而首自入焉。并誅盛韜。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壻。與臨川王濛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知誥貶延徽為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唐以唐納陳人。為樞密直學士。鎮將佐之。有才者。朱馮皆斥逐之。納以文學從。歷三鎮。而性剛疎。故朱馮引置密近。人以其黨陳。又監之。蜀王

孟知祥稱帝

知祥以趙季良為司空平章事

吳徐知誥黜其押

牙周宗為池州副使。尋復召之。

吳人多不欲遷都者。都押牙周宗言

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誥又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為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髮。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徵以傳禪。吳主齊丘以宗先已心疾之。手書切諫。以為未可。請新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為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為都押牙。知誥由是疎齊丘。胡氏曰：「齊丘果以傳禪為不可。它日何為請幽讓皇。晚節又謀篡國。以是知其建正論。責勸進。不署表。非真能守義也。特以自唐以昭王失先幾。不得為元功耳。此姦邪之情實也。」

從珂為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從

珂舉兵鳳翔唐遣兵討之官軍降潰朱弘昭馮資

久在大原從潞王從珂鎮河東敬瑭鎮成德皆不降制

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從珂既與朝廷情阻朝

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麤率樂禍前代安

重誨而殺之從珂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

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觀

察判官馬胤孫曰君命召不俟駕今道過京師臨喪赴

鎮而已諸人凶謀不可從也眾哂之從珂乃移檄鄰道

言朱弘昭等專制朝權懼傾社稷今將入朝以清君側

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以西都留守王思

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使詣長安說以利害

餌以美妓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

反借使事成而禁猶為一時之叛臣况事敗而辱流千

古之醜迹乎遂執其使以聞他使亦多為鄰道所執惟

隱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

事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請以王思同為統帥

朱弘昭馮資

不殺石敬瑭

皆不降制

朝廷情阻朝

禍前代安

政事

不可受也觀

移檄鄰道

以清君側

王思

同當東出

以利害

與鳳翔同

事敗而辱

流千

古之醜迹

他使亦多

二九

通鑑綱目

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爭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悉歛城中之財。以犒軍。至於鼎釜。皆估直以給之。思同等至長安。劉留守劉遂雍閉門。唐潞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不內。乃趣潼關。

義誠為招討使。將兵拒之。殺馬軍指揮使朱洪

實。從珂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以孔目官劉延朗為

給賞令。過皆不入。城從珂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

充賞。都監王景從等奔還。中外大駭。唐主不知所為。爾

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當是之時。為嗣

者在諸公所取耳。既承大業。國事皆委諸公。諸公以社

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朕

自迎諸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

昭馮實大懼。不敢對。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為已功。

乃曰。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

圖後效。幸陛下勿以為憂。唐主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

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唐主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

勞之。許以平鳳翔。人更賞二百緡。軍士益驕。無所畏忌。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匡祚榜捶重吉。責其家財。又殺尼惠明。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為秦王從榮所厚。及從榮勒兵天津。洪實首擊之。康義誠由是恨之。唐主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彼亦未敢徑前。然彼徐圖進取。可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反。其聲漸厲。唐主聞召而訊之。竟不能辨。遂斬洪實。唐潞王從珂執西京留守王思同殺之。從珂至昭應。聞前軍獲王思同。曰。思同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至靈口。前軍執思同。以至。從珂責

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先帝擢之位。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敗而棄鼓。國其所也。請早就死。王為之改容曰。公且休矣。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妓妾。屢言於延朗曰。若留思同。慮失士心。屬從珂醉。不待報。擅殺之。及其妻子。從珂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唐潞王從珂至陝。諸將及康

義誠皆降

從珂至閩鄉。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之皆迎降。無一人戰者。康義誠引兵發洛陽。詔

以安從進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從珂書。潛布腹心矣。從珂至靈寶。安彥威。安重霸。皆降。惟保義節度使康恩立。謀固守陝城。從珂前鋒至城下。呼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於是士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亦出迎。從珂至陝。移書諭洛陽文武。庶惟朱弘昭馮質兩族不赦。義誠所部自相結。百什麾下纔數十人。亦因候騎請降。唐主出奔。夏四月

石敬瑭入朝。遇於衛州。殺其從騎。

唐主憂駭。不知所為。急遣中使

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赴井死。安從進殺馮質於第。傳一人首於從珂。唐主欲奔魏州。召孟漢瓊使為先置。漢瓊單騎奔陝。初。唐主密與慕容遷謀。使帥部兵守玄武門。及是以五十騎出門。謂曰。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馬控鶴。從我。遷曰。生死從大家。乃陽為團結。而竟不行。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變。道及劉昫欲歸。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官。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第。人臣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路王已處處張榜。不若歸侯。教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馮道曰。勸進文書。宜速具第。導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勸進文書。宜速具第。導

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從珂未至。三相息。上陽門外。盧導過前。道復召而語之。導對如初。李愚曰。事當務實。此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胡氏曰。事當務實。此言是也。馮道以之處人主廢興。則不可。若曰務實。則當勸明宗早建儲嗣。勸閔帝黜遠朱馮鎮。緘中外。則難何由作乎。以之處此。是終兄臂而得食。樓鄰女而得妻。不必由禮者也。○康義誠至陝待罪。從珂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為不能終始。陪吾弟至此乎。義誠大懼。叩頭請死。從珂素惡其為人。未欲遽誅。且宥之。乃上戲於太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四月。唐主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大喜。問以大計。敬瑭開康義

誠。去。使首長數數四。乃見衛州刺史王弘贇。問之。弘贇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侍衛。府庫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今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以其言告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為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關死。洪進亦自刎。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唐主左右及從。唐孟漢瓊詣潞王。請獨置唐主而去。敬瑭遂趣洛陽。唐孟漢瓊詣潞王。從珂降。從珂誅之。初。從珂罷河中歸私第。王淑妃數有舊恩。至灑池西。見從珂大哭。欲有所陳。從珂曰。諸事不言可知。即命斬於路隅。唐興元武

定兩鎮降蜀。張虔劍之討鳳翔也。留武定節度使孫漢韶守興元。虔劍敗歸。與漢韶舉兩鎮。

之地 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為鄂王而

自立 從珂至蔣橋首官班迎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

相見馮道等皆上殿勸進從珂入謁太后太妃

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請開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

拜從珂答拜道等復上殿勸進從珂曰予之此行事非

獲已俟皇帝歸闕國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

此甚無謂也明日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以王知

軍國事又明日太后令路王宜即帝位乃即位於柩前

唐主從珂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百緡既至問

三司使王政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閻寶金

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唐主

怒政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唐主謂

執政曰軍不可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奈何執政請據

屋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儆者預借五月饒直從之胡

氏曰路王饒入洛利民酬兵自是而後六月軍販易天子

益以習熟唐晉漢周皆不過再傳旋又為唐主從珂

人所實故曰後義先利肆奪之猶不饜也唐主從珂

弒鄂王從厚于衛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贊遷唐閔帝於州縣唐主從珂遣弘贊之子繼往醜之

閔帝不飲繼繼殺之閔帝性仁厚於兄弟弟數睦雖遭秦

王忌疾坦懷待之卒免於患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

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閔帝不能遠以至禍敗

焉孔如尚在宮中唐主使人謂之曰重吉輩何在遂殺

妃并其四子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

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胡氏曰歐陽公

以其君微其事略故遺之數夫路王非明宗之子也閔

唐以郝瓊權

判樞密院○唐康義誠伏誅夷其族

胡氏曰。誤

弘昭。馮贛。孟漢瓊。康義誠。為其。路王行此。雖不足以贖。奪國。弒君之罪。亦足少懲。姦賊。快於人心。方諸符堅之。不殺慕容評。隋文之不殺江總。太宗之不殺封倫。宇文士及。使小人洋洋然得志。自謂無適不容者。豈不賢哉。
唐賜將士緡錢有差。有司。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語之曰。汝曹為主。力戰立功。良苦。反使我輩鞭背。杖背。出財為賞。汝曹猶揚揚自得。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唐主患之。學士李專美。夜直。唐主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為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專美謝曰。臣驚劣。陛下擢任過分。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恐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率以是。贖。繼以山陵及出師。

希冀。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補。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後國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唐主以為然。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賜錢七十緡。至二十緡。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錢。五月。唐以韓昭以閔帝仁弱。唐主剛嚴。有悔心。故也。

胤為樞密使。劉延朗為副使。○唐復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唐主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圖事。明宗。然素不相悅。至是。敬瑭不得已入朝。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為之言。而鳳翔舊將佐。皆勸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復遣之河東。

唐以馮道為匡

國節度使范延光為樞密使○唐復以李從暉

為鳳翔節度使唐主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節度使

之民遮馬請復以從暉家財甲兵以供軍將行鳳翔

鎮鳳翔許之故有是命吳徐知誥幽其主之弟臨川

王濛于和州知誥將受禪忌臨川王濛遣人告濛

州命控鶴軍使王匿亡命擅造兵器降封歷陽公出于和

宏將兵二百衛之秋七月唐以盧文紀姚顛同平

章事劉昫苛察李愚剛褊論議多不合至相詬罵事

書左丞姚顛太常卿盧文紀秘書監崔居儉對論其才

行互有優劣唐主不能決乃實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

祝天以箭挾之得唐流楚匡柞於登州唐王欲殺楚

匡柞乃有是命

匡柞下為天下父天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宜存至公

匡柞受詔檢校重官家財不得不爾今族匡柞無益死

者恐不厭眾蜀主知祥殂子昶立蜀主得疾踰年

心乃流登州仁贊為太子召司空趙季良節度使李仁罕趙廷隱樞

密使王處回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秘不發喪王處回夜

啓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疆將

八月唐詔獨逋租三百三十八萬

初唐主

對左藏見財失實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

賞銅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旬取故

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

者悉獨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

諸道通租三百三十八萬。咸免。唐李愚劉勣罷。○冬

十月蜀殺其中書令李仁罕。徙其侍中李肇於

邛州。仁罕自恃宿將有功。復受顧託。求判六軍。今

已加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昭武節度使李肇。蜀

主即位。顧望不時入朝。至漢州。留飲踰旬。十月始至成

都。稱足疾。扶杖入朝。不拜。指揮使張公鐸。與醫官使韓

繼勳等。素怨仁罕。共譖之。云有異志。蜀主令繼勳等與

趙季良。趙廷隱謀。因仁罕入朝。命武士執而殺之。是日

肇始釋杖而拜。左右請誅之。蜀主以為太子少傅。致仕。

十一月。吳徐知誥召其子景通還金陵。留

景遷江都輔政。○唐葬鄂王子儼陵城南。○冬

葬也。封纓數尺。觀者悲之。早。是歲秋冬旱。民多流

潛卒。漢主命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弘

治軍已過矣。况昵羣小乎。漢主不聽。洞潛出見衛士。探

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辭

病歸。久之卒。○是歲凡五回。○鎮。春二月。唐夏州節度

使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蜀主尊其母李氏

為太后。太后太原人。本唐莊宗後宮也。以賜蜀高祖。閩主璘立其父婢

卷乙

永泰二年

○是歲凡五回

鎮。春二月唐夏州節度

為太后

後宮也。以賜蜀高祖

閩主璘立其父婢

陳氏為后

陳氏本太祖侍婢金鳳也。既而璘立其

三月唐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唐詔開言路

王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歷誌內外文武之士請編加考

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濟皆請加罪

唐主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

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為朕作詔書宜朕意乃下詔略

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濟等請黜史在德吳加

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吳加

徐景遷同平章事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翰景遷請

難子嵩携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門者止

之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况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吾

子以壽夏六月吳中書令柴再用卒史官王振

之功對曰鷹大微效皆社稷契丹寇邊唐北面總

管石敬瑭將兵屯忻州計唐主好咨訪外事常命

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

遇翰林天文趙延又等更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

分時敬瑭二子為內使賂太后左右令伺其密謀事無

巨細皆知之敬瑭對客常稱羸瘠不堪為帥冀朝廷不

太

考

罪

略

請

止

吾

總

命

文

無

不

約

時

散

張

太

考

罪

略

請

止

吾

總

命

文

無

不

約

時

散

張

敬達將兵屯代州

唐以敬達為北面行營副總管將

主深以時事為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無所規贊文紀

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侍衛滿前雖有

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置廷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

天子彼有咨度皆非時召對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

復此故事詔以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

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聽於閣門奏勝子當盡屏

侍臣於便殿相待何唐以房曷為樞密使劉延朗

薛文過等居中用事曷與趙延壽雖為使長啓奏除授

一歸延朗州鎮自外入者先路延朗後議貢獻啓厚者

先得內地路薄者既得邊蜀寇唐金州不克金州

陸由是諸將帥皆怨憤蜀寇唐金州不克金州

被水寨城中兵幾千人都監陳知隱遁去防禦冬十

使馬全節慶私財以給軍出奇死戰蜀兵乃退冬十

月閩李傲弒其主璘而立福王繼鵬更名昶

主璘有幸臣曰歸守明出入臥內璘晚得風疾陳后與

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可殷嘗諧

皇城使李傲於璘后後陳匡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傲及

初

及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歸

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借怯，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國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有刑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諫，不能留，乃為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廳事，從誨時遇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司馬公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從，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胡氏曰：震成高氏基業而不肯為之臣，求之十一國蓋少倫矣。獨有可恨者，高季興好掠諸道貢幣，而從誨四向稱臣，利其賜予，震皆不之諫，使高氏父子有剽劫之行，無賴之名，豈論之不及哉？抑智之弗察歟？或

吳加徐知誥

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十一月閩李做伏誅

閩皇城使李做，專制朝政，陰養死士。閩王昶與洪宸指揮使林延皓等圖之。十一月，做入朝，執斬之。梟首朝門。詔暴做弒君及殺繼韜等罪，告諭中外。六軍判官葉翹為內宣徽使，翹博學質直。閩王璘擢為福王友，昶以師與翹議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趨出，昶召選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言。奈何棄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李氏視嬖李春營待之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昶之親，李氏視嬖李春營待之甚以斷髮而棄之。昶不悅，故歸永來以壽終。唐以馬全節為橫海留後。唐主嘉馬全節無以與之，廷尉欲以為

州刺史。羣議沸騰。十二月。唐以馮道為司空。正

乃以為橫海留後。拜三公者。朝議擬其職事。盧文紀欲今季無祀。乃道

止。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憚焉。既而文紀自疑不可。乃

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重之。更易將柄。刑司遷舉。

謂言無不從。其門如市。清泰三年十一月以後。晉國長公主上壽。春

正月。唐以呂琦為御史中丞。唐主以千春節置酒。

薛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

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

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

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眾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

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屢求和親。但

求前刺等未獲。故未成耳。今誠歸前刺等。歲以禮幣十

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

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

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

亦省邊費之什九。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它夕二

人密言其策。唐主大喜。久之以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

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

丙



御史中丞蓋疎之也。胡氏曰。竊琦欲弭未然之禍者。當勸其君內修政事。明義而博信。使朝廷無失可指。豈惟敬瑄。天下皆服矣。和闐主袒立其父婢李氏為后。親下計。非上策也。

夏四月。楚王希範以其弟希杲知朗州。節度

使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請之於楚王希範。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漢侵蒙桂二州。希範自將步騎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謝曰。希杲為治無狀。致寇戎入境。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掖庭。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漢兵引去。徙希杲知朗州。五月。

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

討之。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後它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



曷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爲不可。五月。薛文遇獨直。唐主與之議。文遇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為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務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唐主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為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徙敬瑭鎮天平。宋審虔鎮河東。制出。兩班聞呼。敬瑄名相顧失色。以張敬達為西北都部署。趣敬瑄之鄆州。敬瑄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如兵於我。我則攻圖耳。民希竟極言拒之。敬瑄以其朴直。不責也。判官趙瑩勸敬瑄赴鄆州。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獨兵傳。日。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

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縶之深淵耶。然卒以河東復授
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
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今主上以反逆見待。
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前。契丹主素與明宗約
為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則呼夕至。何患不成。
唐意遂決。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唐主手
裂其表。抵地。以詔答之曰。卿於郭王固非疎遠。衛州之
事。天下皆知。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制削奪。敬瑭官爵。以
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楊光遠為副。先鋒指
揮使安審信。雄義指揮使安元信。帥衆奔晉陽。敬瑭謂
曰。汝見何利害。捨疆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願
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
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况疎賤乎。其亡可
翹足而待。何疆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振武巡檢使安
重榮亦帥步騎五百奔晉陽。

唐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皓。以

應河東

延皓恃后族之勢。驕縱無度。都虞候張令昭
因衆心怨怒。謀以魏博應河東。帥衆攻牙城。

克之。延皓脫身走。至洛陽。唐主怒。命遠賧。皇后為之請。
止。削官爵。歸私第。以令昭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
發未集。且受新命。尋有詔徙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
卒所留。唐主遣使諭之。令昭殺使者。詔以范延光為天
雄軍四面行營。

招討使討之。秋七月。唐殺石敬瑭子第四人。○

唐克魏州。石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

草表辭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契之日。劉
盧龍一道。及馬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

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歸之。自是致其兵。不
許。以土四。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

表至。契丹主大喜。復書。八月。唐張敬達攻晉陽。不
許。使仲秋傾國赴援。

克都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

是人無二心敬瑭親乘城坐臥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

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而賞之

唐主聞契丹許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敬達急攻不能

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亦日窘糧諸浸乏九月契丹

自將次懷州契丹主將五萬騎自楊武谷而南至晉

陽陳於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

一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請侯明

日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驍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

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揚光遠安審琦以步

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

陳唐兵逐之至汾曲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而為二繼

兵乘之唐兵大敗死者近萬人敬達等收餘眾保晉安

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

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瑭出見契丹主問曰皇帝速來

三

由

守

之

唐

主

晉

安

保

晉

安

保

晉

安

保

文紀曰朕排眾議用卿今禍難如此卿嘉謀皆安奉予
文紀曰朕排眾議用卿今禍難如此卿嘉謀皆安奉予
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為用盧文紀希旨言國
敢東之以此法唐主至河陽心憚北行盧文紀希旨言國
家本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
固既已登三道其故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
撫南此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與
翰曰文紀言是也唐主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延朗與翰
林學士和凝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
宜遣延壽會之乃遣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唐主至懷
州以晉安為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贊
華為契丹主今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赴西
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唐主深以為然而
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唐主憂沮日夕酣飲悲歌羣
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膺墮地胡氏

日敏之策必可解晉安之圍而唐之君
臣不能用豈天固亡之先視其魄乎
冬十月唐括

民馬籍義軍以拒契丹
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
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州

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
間大擾十一月唐以趙德鈞為行營都統德鈞

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致晉安寨唐主命自飛
狐趙丹徒其部落德鈞請將騎由土門路西入許

之趙州刺史劉在明戎易州德鈞以其衆自隨至鎮州
以董溫琪領部討使與偕行又表稱兵少須合澤

路兵乃起潞州時趙延壽受詔將兵屯遼州德鈞又請
與魏博軍合建光德鈞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

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會乃止十一月以德鈞
為諸道行營都統延壽遇德鈞於西湯悉以兵屬焉德鈞

德鈞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
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會乃止十一月以德鈞
為諸道行營都統延壽遇德鈞於西湯悉以兵屬焉德鈞

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晉
屢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國柏谷口契丹立石敬瑭

為晉皇帝敬瑭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賂之契丹謂

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
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

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策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
許衣冠授之案壇即位劉山薊莫承壇順新鶴儒武

雲應宴期前十大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
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

以趙瑩為翰林學士承旨桑維翰為翰林學士權知樞
密使事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為

步軍都指揮使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胡氏曰敬瑭之
罪在不助閔帝苟以閔帝失國則當尊奉許王不為衛

州之事而歸奪國弑君之惡於從河兵以義舉名實皆
正則其德莫矣乃悉於禮利解臣與丹割棄土壤以父

事之其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及於無窮故以功
利謀國而不本於禮義未有不旋中其禍者也唐趙

德鈞降契丹契丹不受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

部結束以備遁逃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相
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纜百里擊問不能相通德鈞累

表為延壽求成德節度使唐主怒曰趙氏父子能却胡
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敢君但恐犬兔俱焚

耳德鈞不悅密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為帝請即
以見兵南平路陽與契丹為兄弟仍許石氏當鎮河東

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置延光
在其東天德山北諸州遼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晉主

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說契丹主曰趙氏父子請晉主
異志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

臺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
財以奉大國豈比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



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一旦二三其令，使犬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此石爛矣。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可改矣。唐將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降于契丹。

丹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饋將之。自介休山略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圍柙，雖有鐵障可衝，既死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致之志，兵出戰，無功。易糧俱竭，馬死則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遂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死降敵乎。今提兵且暮至，且當俟之。必藉力盡勢。



諸軍斬我出降，未為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斬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且集，光遠斬敬達首，帥諸將降於契丹。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達也。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晉主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呂琦奉詔勞軍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晉以趙瑩、桑維翰同平章事。契丹主謂晉主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為相。

故有契丹以晉主南下，破唐兵于團柙，唐主還。

河陽趙德鈞降契丹。晉主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

晉主盡出諸子自擇之。晉主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晉主養以為子。貌類晉主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

者可也。乃以重貴為北京留守。以契丹將高謨翰為前鋒。與降卒皆進。至團栢。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諸將繼之。士卒大潰。死者萬計。劉延朗、劉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晉主即位。楊光遠降。眾議車駕宜幸魏州。唐主召李崧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唐主怒變色。崧曰：「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顛。適幾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也。淺謀誤國。刺之益醜。」崧曰：「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洛陽大震。居人逃竄。門者請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為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乃出令任從所適。舉心差安。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晉主與契丹主至潞州。趙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鎖之送歸國。德鈞見述律太后。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亦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踰年而卒。張

碭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復以為翰林學士。晉主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之。曰：「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

發潞州契丹北還

晉主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之。曰：「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

汝宜自引漢兵南下。我令太相溫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余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因泣別曰：「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唐

晉州軍亂。遂守將高漢筠

初。唐主遣將軍高漢筠守晉州。至是。副使回承

肇帥。舉攻之。漢筠開門延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受朝寄。何相通如此？」承肇曰：「欲奉公為節度使。漢筠曰：「僕老矣。義不為亂首。死生惟公所處。承肇目左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柰何害之？」承肇乃聽

漢筠歸

唐主還洛陽

符彥饒。張彥琪。言於唐主曰。合

此不可守。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裴從簡。與趙州刺史劉

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殺李黃華於其第

晉主至河陽。節度使裴從簡迎降。唐

主從珂自焚死。晉主入洛陽。唐主議復向河陽。將

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携傳國寶。登玄武樓。自

焚。皇后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它日

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與許王從

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晉主入洛陽。唐兵皆解甲待

罪。晉主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

丹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初三司判三司張延朗。不

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晉主以

是恨之。收付御史臺。劉延朗匿於龍門數日。自經死。劉

延朗將奔南山。捕得殺之。斬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

其人。晉主甚悔之。十一月。晉追廢唐主從珂為庶人。以

馮道同平章事。○晉以張希崇為朔方節度使

初。朔方節度使張希崇。為政有威信。民夷愛之。與之

以省漕運。徙為靜難節度使。至是。晉主與契丹修好。恐

其復取靈武。復晉以周瓌為三司使。不拜。瓌曰。

才不稱職。寧以避事見。唐安遠節度使盧文進奔

新羅百濟

高麗王。建用兵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

吳文進聞晉主為契丹所立。棄鎮成。召其主轉告之。故皆拜辭而退。

高麗擊破

所圖書

馬

